

武
661
1-2



明武
661
1-2
3

鑿斷序



吉益君為鑿也。稽古立極。剛今御方。蓋其所祖述。特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固解難。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

卷之三

鉞旄制閭外命也。是以世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工無措。見以為遊魂行尸者。得君能起。則世不可以無君也。平居謂為世之疑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

奚其無特操乎。且也。予生之初。裸蟲耳。藉令術之不。行。亦豈失為裸蟲乎。何媚世之為屬者。其門人輯錄師說。命曰鑿斷。此書之行也。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

醫方類聚
后。識者左袒君也。猶瞿圃
之射焉爾。

長門瀧長愷彌八父序



醫方序

今之學古方者。醫猶葉子高好龍平。毒
藥中于疾則瞑眩。瞑眩則舍匙股栗。遂
棄之。然得後古方也。嗚呼。如此人。奚以
古方為。書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苟富
其說。毒中步繁。則云弗眩。眩上世也。瘳
矣。若欲不眩眩而瘳去。以好古方而水
好古方也。是此以謂子高之好古。彼不

能出其龍，卒以秦龍長之術，而後反唐相，設矣。嗚呼！如此人，奚以六寸為友，人幹之，遂脫後世，棄曰：學古寸於車，同先生，善有年矣。乃記平日所聞，讀曰：醫家，示之曰：志也。余素生等志，於是序。

備後

原行子藏機



醫斷自序

余自成童學醫，鑽研其道者，十年所于茲矣。每病其諸說，冰炭施治，隔靴搔癢。乙丑之秋，遊于京師，達觀於諸老先生之所為，猶未足以解此惑也。後僑居倉街，與北奧孔澤氏相知，遂締交。莫逆膠漆，以視孔澤氏學於東洞先生，勸余執贄從學焉。蓋先生之術，一據仲景，試以奏效，其教明辨詳實，行事為先，諸空言

虛論者，斥之不言。余侍帳前，得聞其說，則如冰解而炭灰，如撒靴以搔痒。前之病者惑者，一掃都盡。遂記其說，輯以為一小冊子，求正於先生，請評於諸友。云：延享丁卯冬十月，西肥鶴冲元逸書于洛西僑居。



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千葉尊一 氏寄贈



醫斷

司命

西肥

鶴冲元逸著

古人謂醫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道者耳。扁鵲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何是謂？雖司命而不謂己為司命也。可以見己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之所罕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醫其如夫命何？蓋醫者掌疾病者也。謂之掌疾職則可矣。謂司命官則

醫斷

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為甚矣學者思諸
死生

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鑿焉能
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鑿
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
蓋死生者鑿之所不與也疾病者鑿之所當治
也故先生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
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
死者非命矣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

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鑿動
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
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
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
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恕乎東
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眡其死
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
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眡其死不
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

唯眠其生所以世鑿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
曰死生者鑿之所不與也

元氣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蓋自漢
儒創也下至唐宋大盛遂為鑿之恒言曰元氣
虛曰元氣衰曰補元氣夫元氣者陰陽一元氣
也天之所賦人之所生所謂先天之氣也是豈
可虛衰者哉亦豈可補乎哉若夫隨年齒而旺
衰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

回矣如其當強壯而衰弱者則有所抑遏也除
其所抑遏者則自復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為
虛衰而欲補之可謂愚矣又曰行氣則病自除
蓋本之素問曰百病生於氣雖然病之者毒也
毒乘之也豈氣特病乎又豈毒自除乎說者不
論及此誤矣

脈候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脈亦然古人以體肥瘦
性緩急等為之規則然是說其大抵耳豈得人

人而同乎。鑿謂人身之有脉，猶地之有經水也。知平生之脉，病脉稍可知也。而知其平生之脉者，十之一二耳。是以先生之教，先證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證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且如留飲家脉，千狀萬形，或無或有，不可得而詳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然謂五動或五十動，候五藏之氣者，妄甚矣。如其浮沉遲數滑瀉，僅可辨知耳。三指舉按之間，焉能辨所謂二十

七脉者哉。世有隱其病，使鑿診其脉，以試之者，乃耻其不知之，似拙以意推度，言其髣髴，欲以中之，自欺之甚矣。鑿其思諸。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根於此。焉是以診病必候其腹。外證次之，蓋有主腹狀焉者，有主外證焉者。因其所主各殊，治法扁鵲曰：病應見於大表。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臟腑

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世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三焦其說弗啻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經絡

十二經十五絡者言人身氣脉通行之道路鑿家之所重也然無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如鍼

灸法無一不可灸之穴無一不可刺之經所謂所生是動井榮俞經合等亦妄說耳不可從也

引經報使

本草曰某藥入某經某臟又曰某藥治某經病某藥某經之藥也某物某臟之劑也其分別配合歷歷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牽強可以知己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處方不同焉耳

鍼灸

鍼灸之用，一旦馳逐其病，非無驗也。唯除本斷根為難而已。如痼毒灸之，則動動而後攻之，易治。故鍼灸亦為一具，而不必專用，亦不拘經絡分數，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榮衛

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所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理而已。非疾鑿之用也，不可從矣。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鑿矣。如表裏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如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中，以為得其所，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思諸。

五行

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熾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眾理，窮人身之

百病說之若符契然雖然要皆論說之言已今
執其說施之七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
取也後人增演其說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
也已

運氣

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
不及定寒熱溫涼按主病試應脈者無有其驗
可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矣取於疾病鑿乎
理

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通鑿以
誣之蓋理本非可惡者也惡其鑿焉耳故雖口
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
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
之疾哉故吾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
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
而得之理默而識之

鑿意

鑿意之說一出而世之狡兒以為口實曰鑿之

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
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蓋鑿之為道自有一
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如是也不由規矩以
擬方圓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學者
思諸

痼疾

世醫以痼疾名持病而難乎治矣至如中風嘔
噎脹滿痿癱等難之益甚是無它方不得法也
蓋方法不愆焉則無病不愈也今後法處方其

所難者得治不少矣彼已不能治則雖千百人
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非入門同道不易論焉

素難

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生曰
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學者
擇焉難經傳以為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
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偽作而已

本草

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藥功豈可

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生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瀾，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辨而明矣。後世服食家說，攬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修治

後世修治之法甚煩，如煨炮炒中黑微炒，酒浸酢浸，九蒸九曝等，與作飯作餅為羹為齋之法何別乎？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氣，以為鈍弱可狎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蓋毒即能，能即毒。

製以益毒則可也，殺毒則不可矣。

相畏相反

相畏相反之說甚無謂也。古人製方，全不拘于此。如甘草芫花，未見其害也。其他亦可以知己。

毒藥

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毒攻之。左傳曰：美疢弗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內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

以知己後世自道家之說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說庸愚信之煅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藥能

諸家本草所說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氏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舉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蔘治心下痞鞭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渴而彼以為解熱附子

逐水氣而彼以為溫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先生別撰藥徵以詳之故不贅于此

藥產

藥產有某土宜處某土不宜處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稟不可不詳也

人蔘

人蔘有數種今觀清韓賈船所載來者皆非古也蓋蔘本味苦治心下痞鞭之物也仲景之書及千金外臺方中所用可見已自服食家之說

行有補元氣益精力之言於是浸甘草汁甘其
味加修飾美外形以銜貴價也人以為救死之
良藥鑿以為保生之極品承誤以傳眩贗而失
真矣貧賤而死者以為不用浸之尤富貴而斃
者以為浸不及救之唯道辭於彼而已且今用
之心下痞鞭不治和浸能治之是其由製造可
以知也

古方

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

之人也蓋身為長沙太守博集羣方施之當時
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
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
能知藥能乎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
也况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
不解者雖則或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
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劑不古
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者可
疑矣世有欲以數藥兼治數證者自謂無不中

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學者思諸

名方

世俗所謂名方者間有奇效故鑿傳之非鑿者亦傳之不審其所出而一時施用有驗者相傳以為名方也蓋載書籍者未必佳傳俗間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問以輔其術矣

仲景書

仲景書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玉函經共論傷寒及雜病甚詳悉焉然如要略玉函偽撰已

先生辨之故不贅也雖傷寒雜病論獨出于仲景然叔和撰次之加以己說方劑亦雜出失本色者性性有之且世遠時移謬誤錯亂非復叔和之舊不可不擇也後之註家皆為牽強附會不可從也故先生之教其理鑿者其說迂者一切不取之所以求其本色也學者宜審焉

傷寒六經

傷寒論六經非謂病在六經也假以為紀也已及其施治也皆從證而不拘焉如後世謂某證

在某經某經傳某經及誤下越經傳之說皆非矣不可從也

病因

後世以病因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予嘗學其道恍惚不可分雖聖人難知之已然非謂無之也言知之皆想像也以想像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見證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今舉一二而徵焉中風頭痛發熱汗出者下利後頭痛發熱汗出者皆桂枝湯

按傷寒論
作白虎加
人參湯誤
矣今據十
金方

主之傷寒寒熱往來胸脇苦滿中風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或瘧或腹痛或熱入血室有前證則皆小柴胡湯主之傷寒大煩渴中熱大煩渴皆白虎湯主之是雖異其因而方則同矣可見仲景從證不拘因也若不得止論之則有二矣飲食外邪是也雖然入口者不出飲食蓋留滯則為毒百病繫焉諸證出焉在心下為痞在腹為脹在胸為冒在頭為痛在目為翳在耳為聾在背為拘急在腰為痠在脛為強直在足為脚

氣千變萬怪不可名狀矣邪雖自外來其無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氣間有不病者天非私人非不居氣中是無毒也然則一也故仲景隨毒所在而處方由是觀之雖曰無因亦可是以吾黨不言因恐眩因失治矣後世論因其言多端不勝煩雜徒以惑人不可從焉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其為法也隨毒所在各異處方用之瞑眩其毒從去是仲景之為也如

其論中所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如冒狀及如醉狀得吐如蟲行皮中或血如豚肝尿如皂汁吐濃瀉出之類是皆得其肯綮然焉者也尚書曰若華弗瞑眩厥疾弗瘳可觀仲景之術三代遺法也今履其轍而嘗試之果無有不然焉者也於是乎吾知其不欺我矣然而世人畏瞑眩如斧鉞保疾病如子孫吁其何疾之除哉甚矣其惑之也

禁宜

人性之所好惡不同稱口腹者為宜不稱者為
不宜古者養精以穀肉果菜未嘗言禁宜也後
世嚴立禁宜曰某物增病某物勝藥也然其為
物所奪者非藥也何以勝彼病之為哉立禁宜
之弊至進其所惡禁其所好不亦左乎

量數

銖兩升斗古昔所用甚密矣雖然年世悠久不
可得而審也如其概則可推知己先生乃有所
考畧此後世彼方一貼之重大率不下數兩今

見華客來長寄者所用亦然此方有以一錢為
一貼之說輕重僅出入此耳夫以殺性之藥作
如此小劑且其煎煮之法不一而止再煮其滓
服之何其治疾勝毒乎是故先生之教專守方
書輕重必較多少必量如其再者則古所無也
故不為矣

產蓐

產蓐之法方土所習各殊其有害者除之無害
者從之勿為收生家法所拘束焉恐反生它病

己蓋產後困倦欲眠且卧而今京師俗數日戒之甚不可若血暈欲以葭苈之劑防之妄矣宜審證治之又妊娠腹帶之法中華古無之本邦有之者世謂

神功皇后征韓妊娠擐甲故用之非常法也

初誕

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苓五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

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輒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宜補之惡是何言哉夫人者與天地參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異哉雖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有

痘疹

痘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本邦則

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

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
之不傳其名己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
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
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
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醫其詳諸

攻補

醫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攻焉
者也攻擊疾病己內經曰攻病以毒藥此古之
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所以生也可養

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菜耳內經曰養精以
穀肉果菜不曰之補而曰養古之言也蓋雖穀
肉果菜乎猶且難補之而况藥乎豈人力之所
能也哉故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歧藥二
之專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
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得能
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特甚矣

虛實

夫正權衡而後輕重可較也審平常而後虛實

可論也。蓋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後有虛實矣。於精氣謂之虛，於邪氣謂之實。何以言之？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精氣者，人之不可無焉者也。唯懼其虛，故言之虛；又言之奪，邪氣者，人之不可有焉者也。唯懼其實，故言之實。又言之盛，是故虛以養，言實以攻。言攻之者，毒藥養之者，穀肉此古之法也。故虛實皆可由平常而論焉。有人於此，體甚羸弱，所患最多，問曰：僕免身至今如此，其患衆，豈咸曰如爾？此天質

之虛症也。病不可治矣。若欲強治之，其斃也必矣。不若補以全生也。乃以藥代飲食，無一日廢之。雖然，尚仍舊。子之所見亦如之乎？願聞其說。曰：豈其然乎？以余觀之，子之所患是乃實也。其人諤然曰：子何言之妄？瘦瘠如此，加之以病人，咸為虛症。何謂之實也？曰：吁！何此之謂哉！夫虛實者，失常之名也。於邪氣謂之實，於精氣謂之虛。子已有病，何命以虛乎？又豈得謂之天質乎？哉！是當其胞胎之初，受疾而生，精氣為其所抑。

醫斷
壓而不能充暢者耳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是也然則審其術以攻擊之飲食隨其嗜欲
則病去而精氣自充暢矣夫然後肥瘠強弱是
其性已於此乎可謂天質而已矣彼不由平常
而論虛實也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故目不見
其病唯羸弱是視遂名以虛症不亦謬乎是不
正權衡而較輕重者也且夫所欲補之者非藥
乎藥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雖能拔邪氣而不
能補精氣也若唯精氣之虛盡以穀肉養之彼

既欲補不能也竟使人不免瘁爾懷病以終其
身也悲夫要之坐不辨其為失常之名焉耳矣
又如謂氣虛腎虛脾胃虛之類亦率準之皆不
因疾命名愆之所創焉

醫斷畢

醫斷

十九

醫道新後序

鶴元逸業醫。游学京師。于今七年。世醫所為。不屑為事。聞余唱古方。束脩請誨。舍其所學。日新一日。乃識余常然。積為小冊子。而請正。余曰。無違。夫仲景者醫宗也。歷代醫人。孰不尊奉。然謂古不合今。而異

其方法學。余竊疑之。夫今天地。即古天地。人物亦然。故六氣之於變也。飲食之於養也。無一不同矣。豈特至治疾異之哉。於是考之仲景。以其法施方。而皆有驗。見果無古今也。遂信篤行之。雖然。漸習之久。人多懼矣。夫非常之原。衆之所懼。

也。今子務錄此書。可謂篤志已。若其或者。垂示後進。懼者愈多。蓋君子功成。而名隨之。若隨而人不懼。勉乎哉子。勿以力不足為辭。余引領以俟。衆不懼之日矣。寶曆壬申春。吉益為則。



吾益子請書此序曰。今子九旬而瞿鑠。其誰不欽羨。以故煩子耳。予不能固辭。乃書。寶曆戊寅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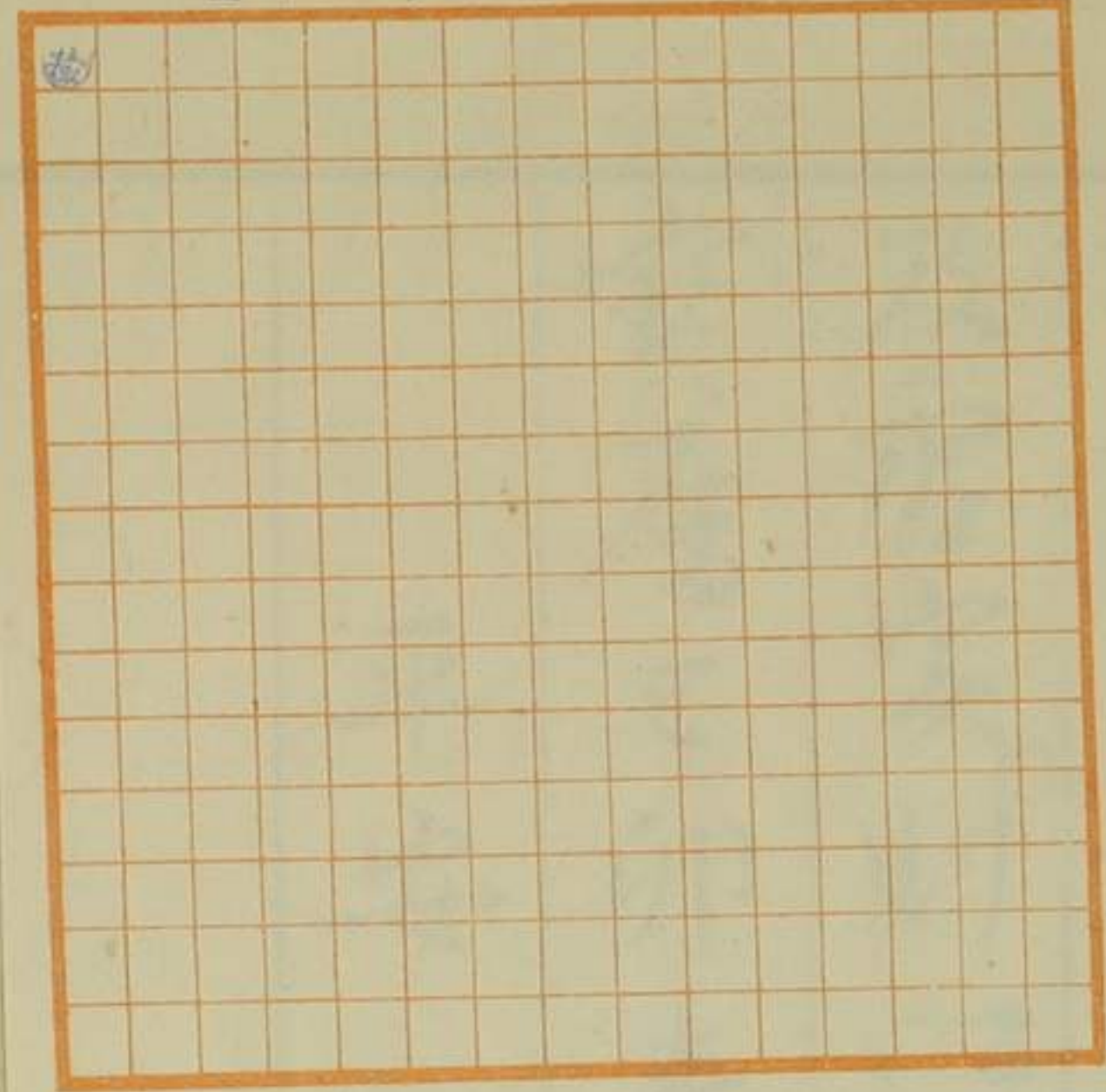
從四位下行甲斐守大江朝臣 秋成



題醫部後

西肥鶴元逸。世以醫仕。佐有大友多。久氏。曩歲來于平安。受業東河先生。寫乃述其說。著醫部。既而歸矣。亡策而執木。先生為之哭泣。曰。惜哉。鶴氏之子。天若假之年。補翼吾道。無惑也。然也。已。何生不幸也。今乃傾裝以謀。

4年 5月



医五卷足

刻此書。使務子不朽也。死者而有起。
來謝机前歎。余雖謫方。亦以典在末。
之。且補其遺漏也。如改補
更撰已。酌總其志云爾。

二月

中西惟忠子文影



寶曆九卯歲三月
文化六巳三月求板

浪華書林

江戸堀壹町目

今津屋辰三郎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心齋橋通南本町

河内屋儀助

刻此書。使轉子不朽也。死者而首起。來謝札前歎。余雖謫方。亦以典在末。列。取而校之。且補其遺漏也。如改補。及虛實。則以更換已。酌總生志云爾。寶曆己卯春二月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影



寶曆九卯歲三月
文化六巳三月求板

浪華書林

江戸堀壹町目

今津屋辰三郎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心齋橋通南本町

河内屋儀助

